

潜在国际石油危机及我国的对策

■ 王凤维



[摘要]世界经济进入调整和复苏阶段,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大大增加了对石油的需求。中国作为石油消费大国,要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合作,建立国际能源战略联盟;加大对国外能源的开发力度,稳定国际供给来源;深度开发国内能源资源,提高国内能源保障能力;实施国家主导的能源技术创新,开发替代能源;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关键词]石油危机; 能源安全; 战略联盟

石油被称为是“工业的血液”、“黑色的黄金”。在现代社会,如果没有了石油,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都将会发生重大改变,运行机制也将被迫调整。因此,保障本国石油供应渠道的稳定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问题,并成为多数国家能源安全战略的核心目标之一,体现在国家军事、外交、内政等各个方面。

近年来,世界经济进入调整和复苏阶段,特别是随着

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大大增加了对石油的需求。由于世界石油需求增速过快,脆弱的石油供应越来越难以应付各种突发事件,促使国际油价不断创出历史新高。现在,人们对当前油价暴涨以及未来可能引发的石油危机的担心,正在表现为对地缘政治和经济发展前景的担忧。

随着中国改革和开放的稳步推进,经济保持了较快的

好型社会的建设。我国应从能源实际出发,以煤炭资源为基础,对其进行改造,大力发展洁净煤技术,有效提高煤炭效率,减少环境污染。其次,新型可再生能源大有用武之地。在化石能源日益紧缺的形势下,新型可再生能源代表着将来发展的趋势,太阳能、风能、沼气、地热能、海洋能等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已在发达国家大量开发,如法国的核电量已占电力装机容量的70%。我国有着丰富的可再生能源,《可再生能源法》的实施为其开发利用提供了发展契机。但可再生能源是高技术密集型产业,我国可再生能源开发起步较晚,虽然近几年突飞猛进,在水电、太阳能热方面初具规模,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总体差距较大,必须奋起直追。发展可再生能源应遵循以下原则:统筹规划,建立科学合理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纲要;划分重点,如风力发电在各种新型可再生能源中最成熟、最具商业化开发潜力,因此应将风电作为开发首选;因地制宜,

根据各地区自然地理条件确定发展项目,避免盲目上马;加强合作,借鉴利用外国可再生能源新技术。

我国经济建设的焦点之一在能源,而能源安全的核心在石油。国家石油安全不仅直接关系国家能源安全,而且对整个现代化建设和人民生活带来深远影响。保障国家石油安全,要从石油供给和消耗着手,千方百计扩大供给并降低消耗,此为解决石油问题的基本思路。要按照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的要求,积极稳妥地开展各项工作。同时,以法律形式规范和保护石油资源十分必要,当务之急是尽快制定《石油法》,解决立法滞后的问题。

[收稿日期]2006-10-25

[作者简介]于鹏,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责任编辑]王淑卿

增长速度,与国际市场的关系日趋加深。中国凭借其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逐步发展成为世界重要的加工制造业基地之一,然而国内资源生产越来越不能满足其日益增长的要求,以石油为代表的各类资源的进口逐年增加。到2004年为止,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石油进口国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

经济的快速发展拉动能源资源需求的迅速增长,中国能源消费在未来的几十年仍将会有显著增长。可以肯定地说,未来威胁中国经济安全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资源短缺,其中影响最明显的可能就是石油。

一、历史上的石油危机及其影响

20世纪发生的三次石油危机对国际政治、世界经济产生过重要影响。在这三次石油危机中,由于油价飙升,直接影响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导致了全球性的经济衰退。

1. 第一次危机 (1973年)

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10月17日,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召开会议,决定对美国采取减产、禁运等措施,迫使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改变了亲以色列的态度。同年12月22日,石油输出国组织决定实行石油提价,并将其基准原油价格从每桶3.011美元提高到10.651美元,使油价猛然上涨了两倍多,从而触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持续3年的能源危机对发达国家的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在这场危机中,美国的工业生产下降了14%,日本的工业生产下降了20%以上,所有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都明显放慢。

2. 第二次危机 (1978~1979年)

第一次石油危机,中东产油国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其中伊朗获得了大量的石油收入。伊朗国王在国内大搞不切实际的现代化建设,激化了国内矛盾。伊朗宗教界利用这一形势,领导全国工人罢工,推翻了国王的统治。从1978年伊朗工人罢工开始,伊朗石油出口不断减少,国际油价随之不断上涨,1979年下半年开始的两伊战争,无疑是给本以严峻的世界石油局势雪上加霜,造成了第二次世界性石油危机。直至1980年12月石油输出国组织举行会议,确定国际市场上标准原油价格为每桶32美元,上限为36美元,最高不得高于41美元,至此第二次石油危机才基

本结束。

第二次石油危机成为上世纪70年代末西方经济全面衰退的一个主要诱因,同时还给美国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在战时高价收购、囤积的石油,战后空前过剩,导致了美国经济发生滞胀。西方工业化石油消费国在危机发生后,积极采取各种对策,参与国际石油业务,同时各国争相开发替代能源。两次石油危机,不仅给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困难,而且也直接促使国际能源机构的成立,为工业化国家应对石油危机积累了经验。

3. 第三次危机 (1990年)

1990年8月初伊拉克攻占科威特之后,伊拉克遭受国际经济制裁,造成伊拉克原油供应中断,国际油价因而急升至42美元的高点。美国经济在1990年第三季度加速陷入衰退,拖累全球GDP增长率在1991年跌破2%。但这次危机持续的时间不长,国际能源机构启动了紧急计划,每天将250万桶的储备原油投放市场,使原油价格在一天之内就暴跌10多美元。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欧佩克也迅速增加产量,很快稳定了世界石油价格。

从以上发生的这几次石油危机看,主要表现都是石油供应中断、价格暴涨,结果是延缓了经济发展。发生石油危机的原因不是受石油本身产供销的影响,而是更多地受国际政治的影响。石油虽然具有普通商品的特征,但更因具有战略性而政治意义突出,因此,在考察世界石油问题时,应该更多地注意政治因素。

4. 石油危机对世界经济的消极影响

石油是现代经济的“血液”,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20世纪最后30年里发生的三次石油危机导致的三次油价暴涨,都对世界经济造成了严重影响,并不同程度地导致了全球经济萧条,引发了美国、日本等工业化国家通货膨胀甚至是恶性通货膨胀的产生,导致全球经济陷入了低迷和滞胀的局面。

在1973年发生的石油危机中,两年的时间里,每桶原油由4美元升至16美元。随着石油危机的爆发,1973年美国的通货膨胀率超过6%,1974年超过10%。世界经济因此而受到严重冲击,工业生产停滞不前和通货膨胀引发了工业化国家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在这次以石油危机为主体的能源价格上升过程中,当时美国的工业生产平均下跌14%,日本也下降20%,其他工业化国家工业生产

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全球经济也因此而陷入两年衰退期。

在第二次石油危机中,国际原油价格由每桶13美元冲高到34美元。1979年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再次超过10%,1980年超过13%。石油危机对其他工业化国家也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影响,导致全球经济陷入恶性通货膨胀之中,失业人数上升,国际收支状况恶化。工业化国家第一次石油危机后刚刚回升的经济再次出现下降。

在海湾战争期间,国际原油价格由每桶17美元攀升至40美元,形成了近代能源史上的第三次石油危机。由于这场战争的双方实力相差悬殊,战争持续的时间很短。随着战争的结束,油价很快得到平抑。同时,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等机构采取了降低利率等政策措施,因此通货膨胀的幅度并不明显。

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以后,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石油价格已经上升到60美元/桶,涨幅超过300%,对物价的影响已逐渐显现。也许,新的石油危机和通货膨胀正在向我们逼近。根据世界经济合组织(OECD)估计,国际市场原油价格每上涨10美元/桶并持续一年,就会使全球通货膨胀率上涨0.5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下降0.25个百分点。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指出,在上述油价上涨情况下,世界经济增长率会减少0.5个百分点,其中发展中国家减少0.75个百分点。目前石油价格还在不断上扬,其对经济的影响将会逐步显现出来,对此,我们要加强研究。

二、关于保障我国能源安全的对策建议

1. 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合作,建立国际能源战略联盟

在能源市场全球化的背景下,一个国家不能单独保障自己的能源安全,因此必须通过有效的国际合作来保障。能源安全合作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首先,中国作为石油消费大国,要加强与生产国的对话,保证国际石油市场的有效运转,增加运作透明度。国际市场上的油价时高时低,只要能买到油即可。威胁石油安全最可怕的事情是买卖的硬性中断,这会给双方都造成损害。中国作为世界能源生产、消费大国,必须积极参与到维护国际能源市场稳定与透明的运作中。中国已经参加

了石油生产消费国之间的部长级会议,有必要继续加强这一方面的参与程度。

其次,与消费国之间保持沟通,共同维护石油市场的稳定。中国进口石油的50%以上来自中东,世界石油资源和生产也主要集中在这一地区,但这里一直不太平,军事冲突不断,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在伊拉克及其它国家的长期驻军可能会减少该地区国家之间的武装冲突,但他无法保证主要产油国的内部稳定。石油从中东输出,其中又经历了漫长而脆弱的海洋运输航道,而这条航道并非总是畅通无阻。因此,以中国的大国地位,应为维护世界和平、以及地区和平多作贡献,如积极参与维护中东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国际事务;以适当的方式,同其他亚洲进口国一起,与美国合作保护海上航线的安全。这些努力,将有利于保证石油商业渠道产品的正常贸易。另外,伊拉克战争以后的中东地区与全球能源局势对中国来说有新的挑战,也不乏机遇,需要彻底全面的评估。

中国对世界能源市场举足轻重,要积极参与世界能源合作。特别是东北亚大国,都是进口国,要避免为能源资源竞争而引起的误会。中国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对日本、韩国都有好处,因为东北亚市场的石油供应增加对这一地区的所有国家都有好处。

2. 加大对国外能源的开发力度,稳定国际供给来源

我国人口占世界的20%,原油探明储量仅占世界的2.2%,人均石油资源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7.1%。我国的石油进口主要集中在沙特、伊朗、安哥拉、阿曼、也门、苏丹等高风险国家,占我国进口石油的66%,我们在这些地区的石油勘探权、开采权的控制能力较低。我国的石油运输90%以上是海上运输,多由外轮承担,中石油、中石化的油轮业务多是从国际联营体等海外油轮租船承运。石油运输的主要通道是中东至东亚的海路,即“波斯湾—阿拉伯海—印度洋—马六甲海峡—南中国海—台湾海峡”,这其中,波斯湾、马六甲海峡和台湾海峡,都属于隐藏着不稳定因素的区域。美国通过占领阿富汗和伊拉克,已经实质性的控制了中东石油,而且美国在亚洲的战略正在向中亚及东亚转移,目的之一就是控制新的石油带—里海地区。在进口俄罗斯石油方面,中国又与日本存在着“安大线”与“安纳线”之争。虽然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随着边界问题的解决而更加亲密了,但在涉及到实质性利益问题

时,俄罗斯还是会从自身利益出发。所以,我们的能源进口渠道必须多元化。中石油已经建立了四大海外油气基地,分别是非洲基地、中亚基地、南美基地、亚太基地(主要是在印尼)4个油气生产项目。而俄罗斯和中东也是中石油开发的重点市场。我们已经开始注意到海外石油的重要性,并且开始积极地走出去,这是一个可喜的开始。

我国石油国际化经营的目标是:逐步建立长期稳定、多元化的全球油气生产与供应基地,力争使海外油气权益产量在油气进口量中的比例达到1/3~1/2。一是积极开展国外石油直接投资。采用购并、控股等多种方式,参与国外石油勘探开发,重点放在北非—西非、中东、南美、中亚—俄罗斯、亚太等地区,形成一定规模的海外石油生产、供应基地。二是扩大国际石油贸易。在来源方面,适当减少从中东地区的石油进口,增加从中亚、俄罗斯等国家的进口;在贸易方式方面,应改变短期合约、现货交易方式,尽量多采用中长期合约、期货贸易、招投标等方式;在品种方面,不仅要进口原油,还要引进管道天然气、LNG,出口成品油;在进口渠道方面,积极开辟陆上通道,积极促成俄罗斯安加尔斯克—大庆输油管道;积极建设俄罗斯东西伯利亚—中国东北、环渤海地区的输气管道;积极建设哈萨克斯坦—新疆的输油管道。三是建立亚太能源安全多边合作体系。从油气地缘政治角度出发,加强资源国与消费国的合作,充分利用“上海合作组织”的作用,加强与俄罗斯、中亚五国的油气资源合作,重视与东北亚的日本、韩国合作,在合作中增进了解、减少矛盾,在信任中解决双边问题。目前在这方面的考虑较多,主要有:建设中亚—中国—日本、俄罗斯东西伯利亚—中国—韩国—日本、俄罗斯西西伯利亚—中国的油气管道,以油气运输管网和油气利益为纽带,把不同制度的国家紧密联系起来,并吸引跨国公司参与管道的建设与经营,从而保证东北亚石油消费国的共同利益。

世界上的主要石油消费国不仅多方开辟石油生产、供应基地,而且建立大量的储备,以稳定供求关系、平抑市场价格、应对突发事件。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是4个月,日本是3个月。国际能源机构(IEA)规定90天净进口量为石油储备量标准。目前,我国还没有战略石油储备,现有的原油、成品油储备属企业储备,不能用作战略储备功能。

3.深度开发国内能源资源,提高国内能源保障能力
在国际市场石油价格居高不下,供应紧张的情况下,必须优先加强国内勘探,努力增加石油后备储量,保持必要的石油自给率,以站稳应对国际风云的脚跟,这是制定我国石油安全战略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我国石油工业有持续发展的资源潜力。据1994年第二次全国油气资源评价,全国石油资源量约940亿吨,最终可采储量约140亿吨。截止1999年底,已探明石油可采储量59.3亿吨,剩余石油可采储量24.6亿吨,储采比为15:1,还有待探明可采储量80亿吨以上,特别是我国西部地区、南方省份和所属海域,勘探程度较低,资源潜力较大。

首先,要形成石油勘探领域的竞争机制,发挥国际国内的人才、技术和资金优势,加大勘探力度。制定相关政策,引导石油企业增加勘探投入,吸引民间和国外资金的参与。支持和鼓励勘探新理论、新技术的研究与应用。

其次,依靠科技进步进行油田开发,降低成本,提高采收率,延长稳产期。

加强东部精细勘探开发,努力保持原油稳定生产。东部地区是中国最重要的石油生产供应基地,集中了一批主力油田,原油产量占全国的70%以上。但是,大多数油田已进入开发后期,必须加强精细勘探开发,稳住原油生产。根据油气资源评价资料,东部资源勘探潜力仍然很大,今后仍是中国的主要产油区。该地区下一阶段石油发展的重点:一是深化老区精细勘探,以富油气凹陷为主要勘探对象,以寻找可动用优质储量为目标,采用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寻找新的含油区块、含油层系,重点搞好松辽、渤海湾盆地的滚动勘探和二次勘探工作,扩大含油面积和勘探成果,增加油气储量;二是提高原油采收率,以已开发油田的综合调整和改善二次采油为手段,积极探索和采用三次采油技术,增加经济可采储量,提高难采储量的动用率,延长油田稳产期。

加强西部石油勘探开发,努力建成重要战略接替区。目前,西部地区石油资源探明率比松辽盆地和渤海湾盆地低15~30个百分点,处在勘探初期,潜力非常大。加快西部石油勘探开发,力争获得新突破,早日实现资源接替,对保障中国石油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西部的油气资源分布较为集中,主要盆地的石油地质条件复杂,决定了储量增长具有阶段性。因此,勘探工作要注重

不断发现,用新思路去认识复杂地质条件。继续按照突出石油勘探、推进风险勘探的原则和战略展开、战略突破、战略准备三个层次落实勘探部署。以鄂尔多斯、准噶尔、塔里木、四川、柴达木等盆地为勘探主攻目标,力争有大突破、大发现。在开发方面,应用深层和特色技术,适时扩大原油生产能力,尽快在鄂尔多斯油区、新疆油区再找到几个3~5亿吨的大油田或油田群。

加强海域勘探开发,早日实现海上石油快速发展。我国东海、渤海湾、珠江口、北部湾等11个大中型盆地的石油资源量占全国总资源量的24%以上。到2002年底,累计探明石油可采储量3.9亿吨。从整体上看,海上石油资源探明程度只有7%,储量替代率达到157%,特别是蓬莱19-3等大型油田的发现,使渤海海域展现出广阔的勘探开发前景。近期的战略重点:一是加强渤海、南海和东海海域的石油勘探开发,努力增加储量;二是要合理有效地动用已探明储量,特别是加速已发现大型油田的开发,迅速提高原油产量。

4. 实施国家主导的能源技术创新, 开发替代能源

从我国的能源消费结构来看,“富煤、贫油、少气”的能源储备特点决定了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占据主导地位,据统计,煤炭在能源消费总量中所占比例一直都超过65%。由于两种商品的消费具有一定的可替代性,其价格就具有密切的相关性和可比性。如果油价持续大幅上涨,超过了其与煤炭的合理比价,就会抑制用户对油品的消费,向可替代的煤炭消费转移,进而增加煤炭产品的需求总量,推动煤炭价格上升。考虑到目前油价高企,国际煤炭产品贸易的海运成本将进一步上涨,到岸价将随之上涨,国际市场煤炭价格可能继续高位攀升,促使国内煤炭价格将会进一步上涨。

从长远来看,解决中国石油供应短缺的问题,应积极采取石油替代战略,合理开发和利用国产优质煤炭替代石油,加快发展核电替代石油,努力培育天然气利用市场,提高天然气产量替代石油,积极发展煤层气产业替代石油。

5. 转变经济增长模式,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世界一些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人均能源消费量呈现出大幅上升的趋势。日本1980年的能源消耗量为1953年的7.4倍,年平均增长6.4%。1977年韩国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人均耗电量627千

瓦小时,10年后的1987年为1525千瓦小时;1988年泰国人均达到1000美元时人均能耗618公斤油当量,10年后的1998年人均能耗1112公斤油当量。其他国家也呈现出类似情况。对这一变化,各国都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积极开发节能措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改变产业结构,大力发展能耗少而产值高的产业。

我国主要依靠原材料的大量消耗来支撑经济增长,不仅难以为继,而且环境也是难以承受的。统计数字表明,我国每万元GDP耗水量比国际水平高5倍,总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美国的4.3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建国50多年来,我国的GDP增长了10多倍,而矿产资源消耗同比增长了40多倍。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讲话时指出:“建立健全节约能源、资源的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认真实施有关法律,加大执法和监督检查力度,制定和实施强制性标准,推动生产、建筑、交通等方面的节约能源、资源工作。”解决中国能源安全,必须从需求上下手。

中国的基本国情是资源少,人口多,不能走欧美国家的高资源消费型的发展之路。必须发展节能型经济,从需求上做文章。中国单位GDP的能耗比欧美高,有很大的节能潜力。但节能政策往往没有落实。需要在宣传、行政手段,经济措施等方面多管齐下。节能问题主要集中到两个方面:一是建筑物节能,二是运输工具节能。

总之,中国必须采取多方面的措施,解决石油的供需矛盾,无论是政府,还是公司、个人,都应该有危机意识,注意科学地利用能源和节约能源。为了应对中国能源安全挑战,必须建立一个长期、全面、行之有效的能源安全系统,不能用短期目光看,不能就能源而论能源,要充分考虑社会、外交、环境、体制等方面的问题,用系统的观点提出一整套现实有效的措施。需要中国政府以整体的国家能源政策和相应体制来保障。

[收稿日期]2006-08-12

[作者简介]王凤维,男,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党校第45期领导人员及工商管理培训班学员,辽阳石化分公司热电厂党委书记。

[责任编辑]方广江